

【侃历史】

闲说名字

□王兆贵

前几年，网上有个很红的帖子“贾君鹏，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”。当时，一天之内，跟帖数就多达15万。寻常一句话，何以成异响？其中一个原因，是这句话勾起了大家童年的记忆。

其实，呼唤孩子回家这件事，不仅是现代人童年的记忆，也是人类童年的记忆，而且是古人创造“名”的初衷。“名”在甲骨文中，左为“口”的象形，右为“夕”的象形。到了钟鼎文中，才将左右结构改成上下结构。联合起来，造字的本义是：天黑了，呼唤孩子回家。你看，呼唤孩子回家这件事，竟然是远古的回声。

我们的祖先从远古走来，“姓甚名谁”这件事，不单是个人行为，也是社会秩序需要。“姓”用来区别婚姻，“氏”用来区别尊卑。先秦时期，男子有姓有氏，女子有姓无氏。后来的很多朝代依然如此。在正史中，即便是皇帝的嫔妃，也无名字记载。例如，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中都没有提到过长孙皇后的名字。宫廷剧中出现的那些后妃的名字，不是采自野史就是杜撰的。就拿清官

独自一人在路上的时间太多，旅行也就不再是旅行了。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旅行只是把自己放在另一个地方，生活一段时间而已。路上往往是渴的、饿的、冷的、热的、晒掉皮的、被风刮雨淋的、被搭讪的、搭别人讪的……这岂不是路上的完美？

旅居德国多年，每天都感觉是在路上，我早已习惯扮演一个合法路人的角色，坚强并快乐地生活在异国他乡。可是不得不承认，有时乡愁会像偏头痛一样，一旦发作，整个人就会拼命想要逃离侨居地，但是又无法回到故乡。于是我只有踏上旅行的路，希望在逃离的路上重新找到自己。

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就是这样“逃”到威尼斯的。那时刚刚上交了博士开题报告，各位导师的修改意见铺天盖地地砸来。我那二十页纸里单薄的自信心根本无处偷生。几个星期，我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。于是，一个傍晚，我说走就走，坐上飞往威尼斯的客机，希望逃到那个美丽而安静的别处，寻找自己的声音。

踏上水城宪法桥时，已是夜晚。除了教堂钟声和伙计打烊时疲惫的叹气声，便只能隐约听到

剧来说，富察氏、那拉氏等正史确有记载，但诸如甄嫔、如懿、青樱等名字就不可考了。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，不是什么人都有“名”的，尤其是底层百姓和妇女，终其一生也没个正式名字。如庄子笔下的匠石、庖丁等，只能算是“职称”而已。

一个人的名与字，因与社会交际相关，到后来逐渐规范化。生下来三个月取名，所以称幼名；入学前要取学名，也叫大名；女子十五岁、男子二十岁还要冠字，朋友等人不可再直呼其名，以示尊重。汉代以后愈发讲究，还要以别号或雅号相称。

从历史记载来看，取名这件事的确非同小可。臣民的名字中，如果有同皇帝的名号相同的字，包括同音字，必须得改，否则就犯了大忌。历史上，因名字犯忌而罹祸的不乏其人。唐代诗人李贺虽未犯忌于帝王名号，却也难逃一劫。他自幼聪慧，擅长诗文，十八岁就诗名远播。二十一岁那年，李贺在韩愈劝说下赴长安应考进士。可是，妒才者放出流言说，李贺父名“晋肃”，“晋”

河水敲打贡多拉的微弱声息。哗……咚……啪……水花是威尼斯的辞藻，海风是它的修辞。河水泛起细小的浪儿，驱散着那些还凝在空中的浮躁。这威尼斯夜色下的咏叹调，顿时把我耳朵里、心里的各种喧嚣全部冲散，让我的心沉静了下来。

据说，面具是威尼斯的特产。中世纪时，城中的富商为这座贸易古城“贴上了无数金币”，却也留下了奢华挥霍的“富裕瘟疫”。十六七世纪时，这里的富商贵族挥金如土，纵情于纸醉金迷之中。人们为了掩饰身份，便在欢庆盛宴中戴上面具，逃避不想



车时习惯肩上背着、手里拖着提着大箱小包的母亲非常不适应。

我说：“您这是去闺女家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逃荒呢！”

母亲不以为意，撇撇嘴，说道，“这些都是咱自家地里长的结的，怎么也得给你妹多捎些，让她尝尝家里的味道。”

我担忧道：“若是您下飞机时，妹妹没及时赶到，您可不要乱走动。”

母亲拍拍胸脯，“放心吧，鼻子底下还有嘴呢，丢不了的。”

我笑了，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母亲不像是一辈子没走出乡门的六十多岁的人，倒像是走南闯北闯荡惯了的侠客，一张嘴尽是侠肝义胆。

这是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出门。以前母亲去北京妹妹家，坐的是火车。母亲晕车，坐一趟火车下来十几个小时，常常呕得七荤八素。这若是放在别人身上，怕是早就打怵了，但母亲倔强得要命。只要妹妹在电话那端悠悠地喊上一句“妈——”母亲就心疼得肝脾肺肾都跟着打战，忘记了她还有晕车的毛病，恨不得立刻插上一对翅膀，直接翻山越岭飞到首都北京，飞到妹

与“进”同音，考进士犯了他父亲的名讳。尽管韩愈质询于律例，稽考于法典，为其辩解，但李贺仍被取消考试资格。明永乐二十二年廷试，赐孙曰恭、邢宽、梁湮进士及第。初拟孙曰恭为鼎甲第一，皇上见“曰恭”上下连写疑似“暴”字，就说“孙暴不如邢宽”，遂拔邢宽为第一。嘉靖二十三年廷试，赐吴情、秦鸣雷、瞿果成进士及第。主考官拟报吴情为头名，皇上说，“无情岂宜第一？”因头天夜梦曾闻雷声，于是就拔“鸣雷”为首。坊间民谣说：“无情举子无情帝，鸣雷只好拣便宜。”

在古代科举中，有人因名字受益，也有人因名字吃亏。但这还只是个人的不幸，历史上还有因使者名字不中听而导致战祸的怪事。春秋时期的蔡国，起始于西周的姬姓中原诸侯国，由于毗邻强悍的楚国，日子过得一直比较艰难，战战兢兢，数度被凌。据史料记载，从公元前684年对蔡国用兵开始，到公元前447年将蔡国彻底摧毁为止，楚国讨伐蔡国的记录达四次之多，其中还有两次蔡国被迫迁都。在蔡国挨

面对的那一部分自我。

我从一家面具店经过，店主热情地招待我试戴各种面具脸谱，皮的，纸的，半脸的、全脸的，动物、美女、小丑、怪兽……我好奇地戴上一个，马上感到有些窒息，急忙摘下，冲着店主一脸苦笑地谢绝了。托斯格尼曾说：“面具可以减压，人们得以削减或放弃一部分自我，将之分给面具，剩下的自我躲在后面，变成了整个游戏的旁观者。”然而，躲能躲多久呢？那些躲在面具后十日豪赌的王公贵族，最终不还是要面对空手而归的自己？

傍晚，城中游客渐渐散去，

打的记录中，有的勉强还有理由可说，有的则纯属倒霉了。一次，蔡国派师强、王坚出使楚国进贡。楚王听了通报后说，人名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品格，怎么单单叫“军队强大”“国君坚定”呢？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立马予以召见。当面一看，这两个使臣相貌猥琐、口音难听，楚王大怒说，蔡国如果连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，那就该当攻伐了；如果有人才而不知道派遣，那也该攻伐了；如果故意派这两个人来向我示威，那就更该攻伐了。于是，楚王便举兵把蔡国给灭了。

师强、王坚这样的名字，于今来看好像并无特别之处，但在那时楚王的眼中可能有些另类。其实，蔡国挨打，与使臣的名字又有什么相干呢？在逞强好斗的霸权主义者那里，若要下决心攻打一个国家，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，不管那理由成立不成立、仗义不仗义。可是，仅仅因为使臣的名字不中听而发动一场战争，非但史上少有，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，真正是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。

我搭上轮渡，离开了威尼斯主岛。船靠岸，登上一座小岛，名字倒十分贴近我心意：Lido(离岛)。我寻了一片空旷的沙滩，像是在脑海里找到一片没有任何痕迹的沃土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呆呆地望着地中海。渐渐地，夜幕拉开了。那晚是新月，除了海水泛起的一丝银色，整个地中海是一片倔强的漆黑，将所有的感情都掩埋在深不可测里。那晚，我像个逃亡的孩子般，在离岛那片沙滩上，靠着安详的海水，睡去了。

“逃离”是个怪圈。有时，在逃离的路上，我想逃离这种“逃离”，那真是种“无处可逃”的感觉。和许多朋友说过这种心境，可是少有人理解，或许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满足和安宁，不需要“逃离”这个词汇吧。不过，路上的每一缕阳光、每一片花香、每一阵清风、每一丝海浪都在提醒我——我是谁，我的思绪是什么，我的意义应归属何处。

威尼斯小隐三天后，我终于卸下“游客”这张面具，重聚力量，面对原本烦心的事。在圣马克广场，我喝下最后一杯咖啡，又品出了甘甜的味道。在回德国的飞机上，我信心十足地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的第一章。

了往后倒移的路旁的杨树。

失去叶子的杨树落寞地立在道路两旁，顽强地与风作着抗争。失去了叶子，没有了光合作用，那些杨树就失掉了活力。待到来年的春天，它们又会焕发生机，生机勃勃。但是，那些日渐被岁月剥茧抽丝的老人呢？他们的春天又会在哪里呢？

去机场的路上，母亲显得有些兴奋，我出声劝道：“到了北京，妹妹他们若是周末想带您去外面吃上一顿，您就答应吧。也算是去体验首都文化呢。”母亲“嗯”了一声。我猜母亲一定知道我说的是去年那件事。妹妹要带母亲去外面吃饭，母亲嫌花钱多，偏要自己在家做，最后全家人都没出去。后来，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，母亲竟哽咽地说：“我改，行吗？”那一刻，我与妹妹泪如雨下。我们做子女的到底做了什么，竟让母亲这样子委曲求全？先是我结婚生子，再是妹妹，只要哪个在电话那端喊上一句“妈”，母亲就会像迁徙的候鸟似的赶到我们的身边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在我们面前愿意将身段放低，甚至低到脚下的泥土里的，没有别人，只有那个被称作母亲的人。

【浮世绘】

逃离

□徐淼

【在人间】

候鸟一样的母亲

□高绪丽

回乡下老家接母亲，送其去往蓬莱机场。母亲正在厢房的小磅秤跟前，一样一样称着面前的种种。二十八个红富士苹果，一桶花生油，一塑料袋新磨的黏玉米面，一小袋新磨的面粉，一把香菜，一把洗干净了的葱白……

我在身后望着弯腰忙碌的母亲。她头上掩藏不住的灰白头发，像是老房子烟囱里飘荡出来的炊烟，随着微风左摇右晃。母亲头上的青丝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虽然我从十多年前就逼迫自己慢慢接受，但母亲头上的灰白依旧像一把利刃，随着时间的累积重叠，那束被时间打磨的锋利刀刃折射出来的惨白刃光，刺得我不敢睁开眼睛将它瞧个仔细。我害怕那束惨白的刃光，我害怕疼痛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母亲在我的视线里，变得愈来愈陌生了呢？我曾仔细想过，也许并不是母亲变得陌生，而是我从母亲的身影里看到了未来的自己，我在害怕那个未来的我。

“怎么就只能免费托运40斤呢？这怎么够呢？”母亲一边将袋子里的东西来回倒腾，一边嘟嘟囔囔。登机只允许随身携带不超过20公斤的东西，这让以前坐火